

《乌古斯传》的叙事母题

毕 杼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100081)

摘 要: 史诗《乌古斯传》是以乌古斯部的起源神话为基础, 又从古代突厥诸部的各种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广泛吸取精华而逐渐发展成的。神话为这部史诗提供了素材, 也给了史诗夺目的光彩。在古代突厥神话的丰厚土壤上长成的英雄史诗《乌古斯传》向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神话主题和线索, 可以同包括哈萨克在内的突厥语民族神话、传说材料互为佐证, 对包括哈萨克在内的突厥语各民族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由于它的内容涉及同哈萨克族源相关的某些古代部落, 所以可以为哈萨克神话、传说提供许多弥足珍贵的参证材料。

关键词: 乌古斯传; 母题

中图分类号: I20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76 (2007) 04—0001—06

《乌古斯传》又汉译为《乌古斯可汗传》、《乌古斯可汗的传说》^①。《乌古斯传》是现存为数不多的古代突厥语民族非宗教文献之一。它是包括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在内的突厥语民族共同拥有的古代文化遗产。《乌古斯传》是在古代突厥神话的丰厚土壤上长成的英雄史诗, 它向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神话主题和线索, 而且它的内容涉及同哈萨克族源相关的某些古代部落, 可以为哈萨克神话、传说提供许多弥足珍贵的参证材料, 对哈萨克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乌古斯传》记述了英雄乌古斯一生的不平凡经历和光辉业绩。有关乌古斯的故事在 14 世纪波斯史学家拉施特的《史集》里也有过记述。不过, 《史集》所述情节既简单, 且染有浓烈的伊斯兰教色彩。《史集》作者拉施特在叙述乌古斯故事的时候, 把乌古斯这位突厥语民族传说中的神奇可汗装点成了从事伊斯兰教圣战的英雄, 并且说所有突厥各部的祖先本是伊斯兰教先知挪亚的子孙雅弗。拉施特叙述说, 乌古斯诞生三日, 一直不肯吃他母亲的奶, 还给他母亲托梦, 说是只有当母亲皈依了真主之后, 他才吃母亲的奶。而他的母亲竟冒着可能被“异教徒”族人诛杀的危险虔诚地皈依了伊斯兰教, 乌古斯这才“抓着母亲的乳房, 开始吮奶”。

乌古斯成人之后, 先后娶了两个妻子, 都因为她们坚持不皈依真主, 乌古斯便拒绝同她们往来。后来, 他又娶了遵从他意愿而信奉真主的女子为妻。乌古斯还因他的父亲、叔叔及其他亲属们都是“异教徒”而断绝了同他们的往来, 并且同他们刀枪相见, 直至杀死了拒不改信伊斯兰教的父亲。在拉施特笔下, 乌古斯天生就是一个狂热的伊斯兰教信徒, 他为传播伊斯兰教而四处征战^[1]。突厥语民族民间的乌古斯英雄已经被肆意篡改得面目全非了。除《史集》之外, 17 世纪中亚史家阿布勒哈孜的《突厥世系》等著作里也记有乌古斯的传说故事。比较起来, 《突厥世系》所记较为接近回鹘文本《乌古斯传》的内容。据信, 阿布勒哈孜所据原本和巴黎所藏回鹘文本应共同出自一个更古老的本子。

《乌古斯传》被认为是一部古老的英雄史诗, 尽管语文学者们在公布它的抄本的时候时常以“传说”名之, 但它所包括的许多重要的神话主题和线索, 可以同哈萨克民间口耳相传的神话材料相互补充, 相互印证。

有理由认为, 史诗英雄最初本不是一个具体的真实人名, 它原本是指“乌古斯部”。《乌古斯传》也就是以乌古斯部的起源神话为基础, 又从古代突厥诸部的其他各种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广泛吸

收稿日期: 2007—07—08

作者简介: 毕杼, 男,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取精华而逐渐发展成的。神话为这部史诗提供了素材,也给了史诗夺目的光彩。

《乌古斯传》现存回鹘文抄本的开头部分首先叙述了史诗英雄乌古斯的诞生。因为目前仅见的回鹘文抄本缺首尾部分,所以人们还无从知晓故事是怎样开始的。不过,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突厥语民族,其中包括哈萨克英雄史诗具有生活史的特点,《乌古斯传》的开头部分似乎应该讲述乌古斯的父母,讲述他们盼子、向神灵求子,神灵允诺他们即将有一个儿子,甚至向他们暗示了未来英雄的形象,所以现存抄本开始才有这样的话:

人们都说:

“愿他就是这样”,
这就是他的样子。

在这三行之后,抄本上是一个出自三条水纹线的似兽似畜的图形。在这三行句子之前讲述的可能依次是无子嗣者受歧视母题和求子母题^③,当神灵允诺他们即将有一个儿子之后,因为他们的愿望即将如愿,所以图形之下便继续叙述说:

从此以后他们生活得很愉快。

学者们说,图画上画的图形是一头公牛^[2]。此说或许有它的道理:一是形似,二是哈萨克民间就有“牛为水之造化”一说,那图形正与此说相合。不仅如此,在突厥语民族当中,牛是图腾动物之一。“北虏之先索国,有泥师都,二妻生四子,一子化为白鸿,遂委三子,谓曰:‘尔可从古旃。’古旃,牛也,……。”^[3]唐代段成式撰《酉阳杂俎》载:黠戛斯先人“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谓上代有神与牯牛交于此窟。”古老的神话里又说,神牛驮载着大地^④。

但是,故事接下去说到乌古斯诞生时,对于乌古斯初生时的形象是这样叙述的:

这男孩的脸是苍色的,
嘴是火红的,
眼睛是鲜红的,
头发和眉毛是黑的。

如此说来,那图形画的并不单纯是“牛”的形象,而是由多种动物特征复合成的神兽形象。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乌古斯的“脸是苍色的”。“苍色”原文是“柯克”。“柯克”的意思是“天、天空”和“蓝色”。古代碑铭文献上,在腾格里之前常有“柯克”一词,“柯克腾格里”可以汉译为“苍天”,表示天神。天是人们崇拜的神灵,因而天之蔚蓝也成为神圣之色。所以古突厥又常被称作“蓝突厥”,其意为神圣的、伟大的突厥,表示突厥为天之骄子

而不可战胜。史诗描述乌古斯的“脸是苍色的”无疑是告诉人们,乌古斯不是一个普通的凡人,而是神之子,是神界下凡到人间的未来的英雄。

史诗所述乌古斯英雄诞生时的相貌当来自于狼的形象。我们注意到,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的《阔阔托依祭典》里,就有异文说玛纳斯“……脸色铁青,是一只大公狼”^{[4] (P146)}。它们的叙述如出一辙。史诗在以后的叙述里也暗示了乌古斯同狼的关系。乌古斯自己也说:“让苍狼做我们的呼号”。无独有偶,哈萨克的沙甫拉西部即把狼作为部落的呼号^[5]。以英雄的祖先命名作为自己民族的呼号是突厥语民族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哈萨克民间一直保持到近世。人们相信,在战场上呼唤英雄祖先的名字,自己就可以获得英雄祖先的勇敢灵魂,可以得到英雄祖先的护佑。以苍狼为呼号,表明乌古斯人也曾以苍狼为自己的始祖。后文叙述,在天光中出现的苍狼为乌古斯征战引路,乌古斯因而所向披靡,也是对这种以苍狼为呼号的注解。苍狼之色为苍,乌古斯面色也为苍,二者正相合;乌古斯本为苍狼,即指乌古斯人为苍狼之后。古代突厥人自以为狼种,以狼为标志,相信狼主兴亡盛衰,狼成为古代突厥人的保护神。在古代突厥语碑铭文献上也多次提到苍狼护佑着古代突厥人征战胜利。史诗关于乌古斯身世与诞生的叙述同古代突厥人的这种信仰观念相合。

史诗的这些叙述当来自乌古斯部的起源神话。如同其他古代诸部的起源神话一样,乌古斯人也把自己的始祖同某种动物联系起来。所谓史诗英雄乌古斯的诞生,实指乌古斯部的起源,是人们对乌古斯部起源的神话记忆。

但是,史诗英雄的乌古斯其相貌虽以狼为原型,却有发眉,这又是人的相貌特点。因此,乌古斯具有人兽参半的相貌,而他的形体就更以人兽合一为特征。《乌古斯传》现存回鹘文抄本上绘有乌古斯的图形,那是一个有双足的“兽”,表明乌古斯有一个人兽合一的形体。他既然是“人”,当然应该是双足。《乌古斯传》该抄本另有一帧独角兽的图形,清清楚楚地画出了独角兽的四足。两图相对照可知,把乌古斯画成双足而不是四足,并不是绘图者的疏忽。

史诗英雄乌古斯为神之子,他不同于凡人,所以他诞生之后:

这孩子只吮吸了母亲的初乳,
就不再吃奶了。
他要吃肉、饭和喝麦酒,

并开始说话了。

这里无疑是突厥语民族英雄史诗常见的英雄神奇降生母题的一种变异^⑤。乌古斯是肩负着神的使命来到人间的，所以史诗英雄乌古斯来不及逐日逐月逐年地慢慢成长。他成长得很快：

四十天后他长大了，
走路了，玩耍了。

史诗英雄乌古斯曾是人、狼合一的形象。但是史诗在叙述乌古斯长大以后的形象时说：

他的腿像公牛的腿，
腰像狼的腰，
肩像黑貂的肩，
胸像熊的胸，
全身长满了密密的厚毛。

这种叙述并非是人后所理解的文学比喻，应该是长大后的乌古斯的实实在在的形体。他“全身长满了密密的厚毛”，当然不是“人”，而是“兽”。是一个人与公牛、狼、黑貂、熊等多种兽形合一的形象，他的躯干还是狼的。这种形象同样是一种神话的象征，表明了当初乌古斯部狼起源神话的解体，以及被征服者氏族图腾神话的融入。这时，乌古斯已经长大了。无疑，当初讲述乌古斯部起源神话的蜕变，导致了史诗英雄乌古斯的诞生，而这一神话的信仰内核逐渐化解，促成了乌古斯的成长。但这位人间的英雄却又未能完全摆脱神的羁绊，他还只能是个半人半神的英雄。

史诗《乌古斯传》现存回鹘文抄本在叙述乌古斯诞生形象的时候，特别绘有乌古斯诞生时的画图：三条水纹线上有一个人兽合一的形体。这幅画图足以引起人们兴趣的，不仅仅是乌古斯形象本身，还值得注意的是：所画水纹线不多不少正好是三条，而那兽是出于水。从画面上看，绘图者似乎在很认真地向人们暗示：史诗英雄乌古斯的诞生还有着更丰富的神话含义。不过，我们至少可以根据哈萨克民间的神话材料把它理解为：三条水纹线的底层含义不但指天地未开时宇宙的茫茫大水，也指世界及万物均出自于水。所画水纹线是三条，其实代表出自于水的上（天）、中（地上）、下（地下）三界。这三界均由水相连通，天为上界，是水之源，地下界为水之下游。人兽合一的乌古斯出于最上层的水纹线，表示乌古斯来自于上界，也就是来自于天。乌古斯最初为狼形，面青。青色为蓝天碧水之色，是神灵的标志。哈萨克民间传说，狼为腾格里的宠物，是天神腾格里的使者。乌古斯因受命于腾格里而从天界降临人间，所以史诗里又有乌古斯

的自白：“在腾格里面前我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腾格里是突厥语诸民族古老神话里的伟大神灵，腾格里神话是突厥语民族古老神话的核心部分。“腾格里”的表层含义是指对于天神的信仰。在突厥语民族的神话传说和古老的故事里，通常用天光隐喻腾格里。

《乌古斯传》在叙述乌古斯第一个妻子来历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有一天，乌古斯可汗正在祈祷上天，
这时，夜幕降临了。
忽然，从天空降下一道蓝光，
这光比太阳还光灿，
比月亮还明亮，
乌古斯可汗走近一看，
蓝光中有一位少女，
独自坐着。^⑥

史诗说，乌古斯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她，并且娶她做了第一个妻子。后来，她一胎生了三个儿子，分别是日、月、星。哈萨克神话材料里说，天神腾格里创造了世界，并且创造了日、月、星^{[6] (P61)}。乌古斯的这第一个妻子是在天光中显现的，就是说她是神女。天光代表天神，即腾格里。她一胎生下日、月、星正是来源于腾格里创造日、月、星的神话叙事。

话题仍然回到天光。《乌古斯传》在叙述为乌古斯引路的苍狼出现时说：

翌日黎明时候，
乌古斯可汗的营帐里，
射进来像日光一样的一道亮光，
亮光里出现一只苍毛苍鬃的大公狼。

……

次日天亮时，
乌古斯可汗看到公狼在大军前面走着，
心中十分喜悦，
于是率军继续前进。

在史诗的叙述里，这只苍毛苍鬃的大公狼引导着乌古斯所向披靡，百战百胜。

如同在突厥语民族的其他神话材料里一样，在《乌古斯传》里，“天光”成为一种神话象征，隐喻着天神。有趣的是，这种神秘的天光不是出现在黎明时分，就一定会出现在夜幕降临的时刻^⑦。

但是腾格里神话的深一层含义是指对水的崇拜，即民间所说的，世界出自于水，生命来自于水，腾格里其初本为水。所以不但乌古斯的双腿同水纹

相融,而且乌古斯第二个妻子的出世也是:

又有一天,乌古斯汗出外狩猎,
看到前方湖水中间有一棵树,
树窟窿中有位少女独坐。
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
她的眼睛比蓝天还蓝,
头发好似流水,牙齿好比珍珠。

树是生命的象征,它不在陆地上,却长在水中,因为那水是生命的源泉。哈萨克的神话材料里说,世界生成于水。从水中生成了天地,上、中、下三界由水相连。中界为水的中游。又说,最初的陆地无异于一个小岛或小山。乌古斯的这第二个妻子生下天、山、海,正是这种神话观念的叙事表达。

不仅如此,乌古斯第二个妻子是出自树窟窿。史诗里还叙述说,克普恰克部族名也同树有关。这些显然是基于树生人神话的叙述。学者说,关于“克普恰克”的解释在现存抄本里似有缺文。不过,依17世纪中亚史家阿布勒哈孜的《突厥世系》的叙述,乌古斯可汗麾下有一名官员在战斗中死去,他的随军妻子在野外一个树窟窿里生下一个男孩。当人们把这件事情告诉乌古斯可汗的时候,乌古斯可汗给他取名克普恰克^[7]。事实上,“树生人”是突厥语民族,乃至阿尔泰语系民族重要的神话母题之一。阿尔泰人的神话材料里说,腾格里一声呼唤,树上有了九条树枝,再一呼唤,九条树枝就生出了九个人,他们就是最初的人类^[8]。满族神话材料里更有柳叶生人神话。《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记载说:

考高昌王世家,盖畏吾儿之地有和林山,
二水出焉:曰秃忽刺、曰薛灵哥。一夕,有天
光降于树,在两河之间,国人即而候之。树生
瘿,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见者越九,又十日,
而瘿裂,得婴儿五,收养之。其最稚者曰兀单
卜古可罕。既壮,遂能有其人民土田,而为之
君长。^[9]

值得注意的是,兀单卜古可罕神奇出生,既提到了生于树,也提到那树在两河之间,提到了天光降于树。这是一则君权神授的神话,当来自古老的树生人神话在后世的变异和附会。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哈萨克民间就有所谓拜铁列克神树。据说拜铁列克神树是通向上界的天梯,顶端通达上界,其根部是通往下界的出入口。但拜铁列克实为来自自然界的杨柳科乔木,生命力极强,在多水潮湿地带生长得尤其旺盛。史诗《乌古斯传》关于乌古斯第二个妻子来历和“克普恰克”族名的解释恰与哈萨克民间的这种观念相合,与突厥语民族,乃至阿尔

泰语系民族神话观念相合。

树不仅是生命力的象征,同时还是连通上、中、下三界的天梯。既然它通往天界,在神树下祈天便是萨满教重要的仪式场所。汉文史书《周书·突厥传》在记述古代突厥人的狼种起源传说之后,还有另一段文字,即:

……(突厥先世)纳都六设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纳都六设死,十母子内欲择主一人,乃相率于大树下,共为约曰:“向树跳跃能最高者,即推主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者,诸子遂奉以为主,号阿贤设。

所谓“相率于大树下,共为约曰:‘向树跳跃能最高者,即推主之。’”应是在宇宙树下所做的萨满教祈天仪式。在后世民间,萨满教仪式要立神杆。神杆是宇宙树的象征。在后世哈萨克民间,萨满巫师作法时则有神绳,他们把白色羊毛搓成的绳子从天窗垂直吊到地面,钉进地下,以此象征宇宙树;萨满巫师一般又选择枣树枝系在象征宇宙树的绳子顶端,它象征宇宙树枝叉,供神灵栖息用。史诗《乌古斯传》结尾部分说到晚年乌古斯召集大会,把国土分封给儿子们:

乌古斯可汗坐在大帐里,
在大帐右方立了四十度长的一根木杆,
杆顶上挂着一只金鸡,
杆下拴着一只白羊。
在左方也立了四十度长的一根木杆,
杆顶上挂着一只银鸡,
杆下拴着一只黑羊。

史诗所叙述的显然是乌古斯分封国土时所举行的萨满教祭典仪式,所谓“四十度长的一根木杆”即为象征宇宙树的神杆,而所谓“金鸡”“银鸡”^⑧当为萨满巫师的灵魂,至于“白羊”“黑羊”或许是象征萨满巫师所呼唤的神灵。而萨满教的巫术又有黑巫术和白巫术之分,所谓“白羊”“黑羊”似乎同所实施的这两种巫术有关。但它同时或许也暗示着我们,乌古斯所举行的萨满教祭典包括着祭祀天神和地神。“白羊”为祭祀天神,“黑羊”为祭祀地神^⑨。这里可以引用一则蒙古族材料作为佐证。据称,在太古时,世界是一片混沌。后来,在长时间的胎动中生出了黑白和清浊。不久,清的和明亮的部分飘浮起来变成了天;浑浊的阴暗的部分沉积下来变成了大地^{[10] (P145)}。也就是说,白与天认同,黑与地认同。因此“白羊”祭天,“黑羊”祭地。

史诗《乌古斯传》的叙事有丰富的神话内涵。

这里还应该提到史诗里出现的神秘数字。《乌古斯传》全文并不很长，却7次出现了“40”这个数。例如“四十天后他长大了”，乌古斯“让人打制了四十张桌子和四十条凳子”，“四十天之后，来到了慕士塔格山下”，在乌古斯可汗坐的大帐左、右方各“立了四十度长的一根木杆”，等等。“40”其实是“4”的十倍数。就是说，“40”所具有的某种神秘意义来自于同神秘数字“4”的互渗。“4”是“40”的根据，是一个基本的神秘数。而“4”成为神秘数字是从四方位空间观念抽象出来的宇宙数。哈萨克的古老神话说，大地初始，摇撼晃动，以致洪水漫溢，是创世主用山和巨石压住大地四极（四角），大地不再晃动，人类才有了安定的生活空间。这是神话对确定四方位空间意义的隐喻性说法。“4”曾经被原始先民用于统合宇宙万物，是观念范畴稳定的结构数，并由此成为神秘数字而影响到后世。

在《乌古斯传》还有一个数，这就是“3”。它在《乌古斯传》中直接重复出现了13处，比“40”出现的次数还多，“3”并且还是这部文献一再重复出现的基本叙事模式数。诸如文献里说，乌古斯不再吃母亲的奶后，“他要吃生肉、饭和喝麦酒”，所述饭食为“3”；乌古斯长大以后，“他放牧马群、骑马、打猎”，所述行为数为“3”；乌古斯的第二个妻子貌美：“她的眼睛比蓝天还蓝，头发好似流水，牙齿好比珍珠”，从3个方面描述她的美貌；乌古斯在出征的路上见到一座房子，“房子的墙是金子做的，天窗是银子做的，门是铁做的”，墙、天窗、门共有3样；“乌古斯可汗的军队，侍臣和人民”获得无数战利品，所述结构成分也为“3”；为了运载战利品，以至“马匹、骡子和犏牛不够用”，所述结构成分又为“3”；如此等等，以上是几个明显易举的例子。另外，乌古斯为了捕获独角兽而连续3次出猎；乌古斯虽是在苍狼引领下百战百胜的，但是传说里只有3次提到乌古斯由苍狼引领着出征；又如关于日、月、星三子和天、山、海三子的叙述等。“3”成为神秘数字依然是来自于对具体空间方位的抽象。但“4”所由以抽象的具体空间方位是从中心向四方的延伸，即四个方位；“3”所由以抽象的具体空间方位则是从中心向上下的延伸，它的神话表述就是宇宙三分之说^[1]。

史诗叙述说，在乌古斯为分封国土而举行萨满教祭典之前，他身边的乌鲁克·吐尔克梦见一张金弓和三支银箭：

这张金弓从东方一直伸延到西方，
三支银箭则指向北方。

乌鲁克·吐尔克梦醒之后，把这“上天在梦中的启示”告诉了乌古斯，于是第二天清晨，乌古斯命令他的儿子们：

太阳、月亮、星星你们三人去向黎明之方，
天、山、海你们三人去向黑夜之方！

乌古斯的儿子们奉命出发了，太阳、月亮、星星在路上得到了金弓，天、山、海在路上得到了三支银箭。这里所叙述的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也就是指乌古斯的儿子们继承乌古斯伟业，征服了世界四方。所谓“黎明之方”即东方，即“金弓从东方一直伸延到西方”：从东到西；所谓“黑夜之方”即指北方，“银箭则指向北方”，即从南到北。完成征服大业之后，乌古斯便举行分封国土的萨满教祭典。哈萨克以右为南，以左为北。祭典上所立神杆一个在乌古斯大帐右方，即南方，上有金鸡，与金弓相认同；另一个神杆立在乌古斯大帐左方，即北方，上有银鸡，与银箭相认同。这种以右为南，以左为北的四方位观念有着古老的神话底蕴。日出东方为黎明；日中为南方，是太阳升至空中最高的正午；然后西移，至西方日落。按照原始思维的逻辑，太阳隐没之后必然还有一个去处，那里并且也应该有一个与日中相对的空间位置，太阳经过那里之后才又从东方升起。那太阳从西方隐没后的去处便是北方，为“黑夜之方”，是地下“空间”。于是，东南西北四方和上中下三界相统合，乌古斯的儿子们继承父业，威震宇宙，乌古斯最终在腾格里面前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注释：

有关《乌古斯传》的写本、语言、内容、研究等情况请阅耿世民汉译本《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导言”，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

文中所引《乌古斯传》汉语译文，均据耿世民汉译本《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导言”，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

“求子”是突厥语民族勇敢征战者故事和英雄叙事诗里的常见母题，通常也是英雄叙事诗情节的基本构成之一。在突厥语民族勇敢征战者故事和英雄叙事诗开头，通常有这样的叙述：英雄的主人公未诞生前，他们的父母总会因无儿无女而苦恼、悲伤不已。于是便舍弃财产向神灵求子，直到神灵答应他们会得到子女为止。这就是所谓“求子”母题。之前往往还会有“无子嗣者受歧视”母题，即在英雄的主人公诞生前，父母已年老，虽富有，却无儿无女，因此备受歧视，以至于受到污辱。这也

是突厥语民族英雄叙事诗和各种勇敢者故事里的常见母题。这种母题通常是英雄叙事诗情节的基本构成之一。以上这两个母题在具体作品里或繁或简:繁,可能是一个完整的情节,简,也可能只是用一两句话来交代。

《地球与神牛》、《神牛支撑大地》、《公牛驮大地》,分别见满都乎主编《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故事》第30页、第57页、第80页,民族出版社,1997年。

英雄神奇降生是突厥语民族史诗常见母题,也是突厥语民族史诗的基本情节构成之一。英雄神奇降生通常会讲到英雄的母亲怀孕时必须吃特殊食物,英雄降生前后自然界会有异象出现,英雄出生时可能手握血块、可能一降生就能走路,可能说着话来到人世等等。

史诗还描述了这位神女的容貌,说她笑,蓝天也笑;她哭,蓝天也哭。这不能不使人想到维吾尔族神话材料《爱瑟玛美女》,据说自然界的各种自然现象都起因于女天神爱瑟玛喜怒哀乐表情的变化。见满都乎主编《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故事》第30页,民族出版社,1997年。

在突厥语民族,乃至阿尔泰语系民族表现君权神授的感生神话里都会叙述到天光不是出现在黎明时分,就是出现在夜幕降临之际。例如后文提到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里,天光是出现在夜幕降临时分。

在突厥语民族的萨满教信仰中,通常以鹰、天鹅、鸽子而不是以“鸡”为圣鸟。在同属阿尔泰语系的满族,也只有《尼山萨满》中提到萨满教祭品里有“三年的公鸡”。史诗《乌古斯传》里的木杆上何以挂鸡,有待查考。不过,古突厥人曾信奉过起源于古波斯的拜火教。在古波斯,鸡为神圣鸟

禽。史诗《乌古斯传》里木杆上的鸡或许受此影响。

据载,契丹“国有大事,则杀白马灰牛以祭。”见《契丹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第1页。文献中有关于满族“对天杀白马,对地杀黑牛”以祭的记载。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本。第3048页。

参考文献:

- [1]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M].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6.
- [2] 耿世民.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导言(汉译本)[M].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
- [3]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六)[M].
- [4] 乔坎·瓦里汗诺夫论丛和书信[M].哈萨克斯坦新生活杂志出版社,1956.
- [5] 阿·哈里.哈萨克神话[J].遗产(哈萨克文),1986(2).
- [6] 太阳和星星[A].满都乎,主编.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故事[M].民族出版社,1997.
- [7] 耿世民.乌古斯可汗的传说·注释38(汉译本)[M].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
- [8] [土耳其]阿·伊南.萨满教今昔[M].土耳其历史学会,1995.
- [9] 黄文弼.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复原并校记[J].文物,1964(2).
- [10] 天地之形成[A].满都乎,主编.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故事[M].民族出版社,1997.
- [11] 毕舛.关于突厥语民族的神秘数目[A].中央民族大学突厥语言文化系、中亚研究所,编.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C].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栏目主持:吴孝成】

【责任校对:张建国】

The Narrative Original Subject of *Wu Gu Si Margin*

BI Xun

(Chinese Minority Language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Nation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epic of *Wu Gu si Margin* is based on the mythologies of Wu Gu Si tribe's origin and it develops by absorbing the cream of kinds of mothologies, legends, stories and ballads from some ancient tribes of Turk extensively. It is mothologies that furnish the fodders for the epic and entrust this epic a shining luster. It has an important meaning for the study of Turk's culture including Kazak. Because the heroic epic *Wu Gu Si Margin* grew up on the ancient Turk's mythologies which offered to us lots of important mythic subjects and clues and that they can be the evidences equal with the Turk's national mothologies and legends including Kazak. More over its content refers to some ancient tribes which relate to the origin of Kazk, it can supply plenty of precious materials as reference for Kazak's mythologies and legends.

Key words: *Wu Gu Si Margin*; original subject